

昨日是一件很小很美的事

木叶(龙泉)

秋天比昨日来得更早。

凌晨五点半,花色都变得剔透,镀着薄霜,蓝紫的牵牛花,细小粉红绒毛的秋英,冰蓝的婆婆纳,花色互相触碰,碎裂,发出金石声。然后太阳就升起,空气舒展开香气,初秋尚且活泼。桂花是穿着金色斗篷的孩子,静静地落下,落下,毫无悲伤,衣摆旋转,敞开又合拢,遍洒蜜意。

如果我没有记错,有过这样一个初秋,我们躺在露天野地,七岁,或者八岁,像桂花般不懂得忧愁的年纪。

太阳升起,赭红一轮,光芒万丈,几乎要将所有渺小之人压碎。

有人和我说,你是一个聋孩子。于是我幻想失去风声、鸟声、人声、草木相触声的世界,最终一并失去视觉和行动力。我长成植物,通身泛起清凉的苦味。

见到你的笑容之前,我不知道竟然存在如此晶莹的一种笑,足以让懂得世事的一切人自行惭愧。也就是那一次,我明白了我并非生来纯洁。

阳光普照大地,坐公交回家,慢慢地沿着石头路,路上还需避让不知何处而来的羊群与狗,那些动物有着疲倦而温柔的眼睛。我们手牵着手,回到我们的村庄,一路尘土,尘土淹不过明亮的河面。

河水慢慢,慢慢地流。

生命的本质就是慢的,一棵树要长成真正的树,一些河流要汇聚成海,一个人要成为人,再凋零,都急不得,都一样地缓慢、细致、美丽。车子摇摇晃晃,像是一艘船。

有人和我说,多么可惜,把生命交付河水。于是我幻想,你若不归于河水,顺水而下,越过锋利的海涯,寻得海底秘道,通向不死的太阳,你又有何处可去。那样迟缓的一个你,那样快的光阴。

也有人和我说,你到底一事无成。于是我幻想,是否有一种花朵,全部的芬芳只是为了让泪水浇筑的墓碑重归安详。花色遍野,那时还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唯有大船驶入花海。

哦! 船长,我的船长。

相见时节,秋风疯了,劈头盖脸罩上来,呼呼作响。人们的身躯短暂地走过阴影,又完全



明亮了。我第一次发现连影子也能叽喳不停。

秋天是吵闹的,大海是吵闹的,世界吵闹着无限生长,至今尚未改变。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你不懂。

在这些吵闹里,崇拜力量和勃发的世界里,路过一个安安静静的人,给我安安静静爱,这点儿安静和爱,长久地叫我感激。

也许你昨日已经回来,也许你永远不可能回来。我既感激这可能,也感激这不可能,正如我常常感激生命的无常。我后来才读懂你说的再见,原来是另一种祝福。

你是神的孩子,因为听不见私语,说不出任何一个秘密。神便把船舵托付于你。

时间之船,永恒之船,沉默的扬起的白帆。

风摇动岁月的关节,那些关节支离破碎,可是船长,我还替你记着船长,生活就不能把你我怎样。

昨日是一件很小很美的事。然而昨日不再来,昨日竟成昨日。

善意的谎言

任迎春(莲都)

“表姐,你今年多大岁数啦?”一见到精神矍铄的表姐,我就故意问。

“老了,81岁啦!”表姐笑呵呵地回答。

说真的,我很难把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老人与曾经奄奄一息的癌症病人联系起来。

表姐是公公姐姐的女儿,名为美姬,命运却没有名字这么美妙动听。表姐三岁时,父母去世,成为孤儿,是由我公公抚养成人的。十八岁时,嫁给同是孤儿的表姐夫,生育了十个孩子。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偏远农村,纯粹靠着一身力气干活过日子的农民夫妻,要养育十个孩子,艰辛劳累可想而知。

随着子女们一个个成家,表姐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没想到2002年初秋,她突然感觉浑身无力,左大腿根部长出一个肿瘤,肿瘤逐渐长大,走路时脚都疼痛。表姐对生病一直是能熬就熬,死活不肯去看医生。直到被大儿子发现,硬生生地把她拽到自己的三轮车上,送到丽水地区医院。

到医院一诊断,是癌症早期,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要求病人家属做好后事准备。

万幸的是,主治医生非常仁慈,他每次见到表姐,都安慰说:“老人家,您这病没多大事,把那个肿瘤切掉就好了,您要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好好睡觉与吃饭,身体就会好起来的……”

表姐是个文盲,看不懂药品说明书和化验结果,一直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表姐对主治医生言听计从,认真照做。每天像个乖孩子般配合吃药、打针、换药等。

2002年的表姐,跟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一样,没有一分农村医保待遇享受。住院一个多月,花费一万多元,都是自掏腰包。住院期间并发罹患多年的糖尿病,身体非常虚弱,有时说话都没力气。主治医生认为她生命期限快到了,没必要在医院活受罪,花冤枉钱,就哄她说:“今天给您拆线了,您的伤口恢复不错,可以出院了。记得回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吃得多,身体的免疫力才会变强,疾病就会彻底治好。”

于是,表姐满怀着康复身体的信心,回到家里。

秋风送爽,果蔬飘香,表姐看到后山上那棵硕大的板栗树,突然感觉她一直最想吃的就是香香甜甜的板栗,医生不是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表姐就要求家人买板栗给她吃。

“这医生的话真神啊!”表姐无数次说,“那年秋冬,我吃了五大箩筐板栗后,身体就好了,你们看,一直到现在都这么健壮啊!”说完,表姐还笑着拍打了一下腰身。

感谢那位主治医生善意的谎言,给了表姐生的希望和活的信心。

家乡的影子

南方农人(市直)

家乡,时刻像影子般跟着我。

离开家乡的时间越长,影子会更贴近离乡人的心窝,越会思念远离城市的父老乡亲,那些沾亲带故的亲人们,以及一直看着我长大成年的叔伯、叔伯公等长辈。山村羊肠小道边无限扩张的野草,房前屋后的毛竹林,远山阡陌下的一丘丘梯田、山坡地、日益茂盛的森林,还有日渐消失凋零的山村。常会在异乡的钢筋水泥房的睡梦里,被街道上的汽车喇叭声惊醒,村口那排挺拔的古松,在梦醒中远去,那些分不清的家乡影子会消失在城市的喧闹中。城市的新一天开始了,远离家乡的日子又多了一天,生命里更加渴望一份对家乡的思念,家乡依然像影子般跟着我。

一个人离开家乡的时间越长,对生养自己的家乡越是记忆深厚。有时会一个人孤独地逛着街,看着人群欢笑着擦肩而过;有时也会站在城市的立交桥上,看着川流不息的车流;偶尔会一个人走进电影院,看场张艺谋、冯小刚的大片,你总感觉无论是什么大片,不如从前在乡村看的《英雄儿女》和《地道战》。你自己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家乡的影子影响着你人生的进程。

我的家乡曾是极为偏僻的山村,但前几年均已开通水泥路乡道。乡民们再也不用为高山蔬菜和土特产运不出去销售而发愁。现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了家用电器,村里一半外出务工、经商的年轻人购买了小车。想起二十世纪80年代那阵子,年轻人几乎都在家务农,现在的乡村显得冷冷清清。村落周边农房的空地上早已长满了毛竹、树木,山道、小路野草丛生。偌大的村落,没有了一头耕牛,就是家猪也仅有三头了。乡人一拨又一拨涌向城镇,很多山区农田荒芜了,村民的房屋年久失修,甚至连片倒塌。很多农村人成了城市里的居民,他们的下一代越来越没有家乡的记忆,也不会再回归乡村。

家乡的信息,会在曾经生活过的一代人的记忆里延伸,而我们的下一代,一直生活在城市钢筋水泥房里,城市的车水马龙之间,酒绿灯红的夜色里。他们没有在乡村的稻田里做过游戏,自然不知泥土的力量和土地赐予人类粮食的情义。他们没有在深山里砍过柴,也便不知森林里的奥秘和大自然的赠予。他们没有在油灯下看过古典书籍和练过书法,自然不会深刻了解古人“耕读传家”的勉励是多么的深刻。

我想,只要你是从乡村来到城市闯荡,无论是已在城市安家乐业,还是居无定所,租住在城郊的民房里,无论你从事着什么职业,你的记忆里总有你的乡村世界。无论你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念永远会在你心底凝结。一个热爱家乡的人,凡事都会做得小心谨慎,在热闹的城市里,无论是行走还是开车,你想起家乡的羊肠小道和陡峭的山道,你不会随意碰着人。在城市的公园里,在街道的步行道上,烟蒂、垃圾,你不会随意丢弃,因为家乡的影子告诉你,很多父老乡亲的房子堂间、厨房还是黄泥土填的啊! 挤上一辆公共汽车,看见有老者上车,你会赶紧让座,因为此时你想起了仍在家乡生活的父老乡亲,从孩时起,父母亲和家乡的小学老师早就教过你要尊老爱幼。

从乡村来到城市谋生的我们、你们、他们,经历过苦难的日子,知道世间冷暖。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喧闹中,我们的身后总有家乡的影子跟随着,会让我们时刻留意身边的每一件小事。脑海里始终有家乡的影子鞭策着我们,要做一个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爱家乡的人。